

艾主月好
跋诗



周
红
兴
著

艾 青 的 跋 涉

周 红 兴 著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艾青的跋涉

周红兴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20.25字数464,000插图7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110册

ISBN 7-5039-0160-8/I·91

定价: 7.90元

序

红兴过去发表的研究我的文章，我都看了，有的还作了修改。他写的《艾青的跋涉》，要我审阅，说实话，四、五十万字的书稿，要我细心阅读，我是力不从心的了。

从年龄上讲，我和红兴是两代人，可以说是忘年交。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的一生开始了追踪。从我的出生到现在，对我的全部作品做了细致的调查和研读。他沿着我的足迹，跑了十几个省，查阅了三、四十年代大量报刊，从中查到不少第一手材料，有些是我自己的、早已忘记了的的文章。红兴完成这部著作，是付出了辛苦的。

我对红兴说过，凡是我走过的路，做过的事，都可以写，包括我的缺点和错误，我是无所忌讳的。要尊重历史。我发现有的人居然在为自己编造历史，甚至篡改历史。这是愚蠢和不明智的。假如在做人上多用些精力，要比编造“辉煌”的历史更有意义。

红兴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他的这部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

艾 青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序

张志民

我把红兴同志搬来的一大摞书稿摊开来，按时间顺序铺在案头，铺成一条路，一位大诗人从这条路上走来，他就是艾青，这部书便是《艾青的跋涉》。

每提到艾青，我便会想起普希金的那句名言：“诗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挚”，我所尊敬的前辈诗人艾青，可说是“真挚”两个字在我心目中最形象的注解。

与艾青同志第一次见面，已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作为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的青年诗人，去向老师求教的。记得正是北京的严冬，天气很冷，诗人住在东总布胡同内一座中国式的两层小楼上，因事先没有打电话，我的到来恰逢他要出门赴约，我正在为这突然的造访给主人带来的不便而不好意思，艾青同志穿好大衣，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走，咱们一块去吧！”到哪里去？我不便问，只听他一路走一路谈，向我谈诗，谈他自己的事，谈他的心情……这位比我大十六岁的长者，似乎忘记了走在身边的是他的学生，俨然把我当作了他的至交、老友，话无可不说，没有一句是用来应酬的，一直说到王府井大街，走进东安市场的一家小餐馆，见到有位朋友已经等在那里，我才知道是他约了一位老朋友来吃饭，我是顺手被牵来作陪的。

正是由于他那不折不扣的真诚吧！我原有的几分拘谨，全被

这无拘无束的氛围挤跑了，我们边吃边谈。谈话间，我牢牢地记住了诗人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印象不是淡淡的写意，而是一笔一画的素描：那浓密的头发，那宽大的额角，那从不会掩饰感情，对一切的美都充满着爱的眼睛，那从不会说假话、浑厚得象我们黄土高原似的嘴唇……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艾青，我所读到的艾青。

艾青，艾青就坐在我身边，我感到他和我心房贴着心房，这是现实的艾青，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一位怀满人情味的兄长，而艾青，艾青又在我的理想之中，由于敬仰，我感到他的高洁，那是一尊透明体的雕像。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相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特别是霹雳闪电的日子之后，更是关山万里，不得音信，但这尊雕像，谁也未能从我心头搬走。

许多年后的重逢，已是在史家胡同的一所小院里了。那也是个冬季，房子里很冷，他一面向我叙旧，一面向小炉子里加煤，当说到他在大西北戈壁滩上扫了五年厕所的时候，我用尽肺腑之力，把溢满眼眶的泪水又咽进肚子，不忍再勾起他的伤痛，我无言地望着他，出现在我眼里的，还是那尊透明体的雕像，两鬓已微见灰白，额角比过去更宽阔了，眼神依然是那么纯真，只有那紧紧闭拢的嘴唇多了几分沉郁，也更多了几分倔强！

就是在这次相见时，从他旧日的文稿中，我看到一件以往未曾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东西，那是一份用边区粗布书写的“劳动模范”奖状，见到这件历史文物，我不禁又想到了“大堰河”，想到喂养诗人成长的乳汁，想到艾青的诗句：“在他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艾青，这大堰河的儿子，他血管里流动的，一直是大堰河的乳汁，大堰河的血液。是这样的基因，才构成了诗人真挚、浑厚、倔强、博大……的人格特征。

《艾青的跋涉》写得很细，是一部用事实说话的书，红兴同志用一个个方块字摆开的这张“跋涉”图，不是画出来的，而是诗人走出来的。今天，艾青并没停步，我望见他高大的身影，仍在继续向前跋涉……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序

雁 翼

周红兴同志要我为他的《艾青的跋涉》写序，我从口头上答应了。拜读了原稿之后，我从心眼里接受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要了解艾青，要研究艾青，甚至说要了解和研究中国新诗运动发展史，我以为都是必须要读的一部书。

艾青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诗艺术和诗美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可以说艾青的诗创作和诗美学研究贯穿了新诗运动至今的历史全过程，也反映了全过程。艾青的胜利，实质上是诗歌新美学的一个胜利。

艾青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历史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奇特而又不奇特的现象。世界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一生的创作里程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振兴期、成熟期和衰落期，如同爬山——爬山时登峰时和下山时，而艾青似乎只有前两个时期。如今他站在他自己创造的艺术的顶峰，还看不出他从顶峰向下走的迹象，这可能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他的气质、性格所规定的。因此，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诗歌美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很看重周红兴同志的这部论著。

六年之前我曾产生过一个野心——写一部艾青传记。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以说是志大才疏。有幸的是认识了周红兴，

他也怀有那样的“野心”，我欣喜若狂！便向艾青推荐了周红兴。使我满足而又高兴的是，周红兴多年的辛苦劳动结果，超过了我所希望的。第一，他是那样认真严肃而又细心的收集、掌握和研究了艾青所有的材料（包括印成铅字和口头的），国内外对艾青的研究材料他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这是一种很值得提倡的治学态度。第二，周红兴突破了常见的那种作家传记的写法——先划分作家的思想发展阶段，再拿作品和材料来说明，而是采用大量的材料和作品，逐年逐月的证实艾青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念的发展过程。因此，这部论著不仅具有美学和诗创作发展的逻辑性，也具有很丰富的历史资料性，而周红兴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自己对艾青、对诗美学的观念，就存在于大量的客观的材料之中！

我再说一遍，我所以看重这部论著，不仅在于它的内容，也在于他使用的形式和方法。

看完这部论著我才明白，我那个“野心”要写的艾青，是我感情中的人物。而周红兴“野心”写出的艾青，是客观存在的，不加修饰的艾青。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

贺《艾青的跋涉》

〔日本〕稻田 孝*

去年深秋，我翻译的艾青诗集《芦笛》在日本出版。最近得知友人周红兴先生的艾青传《艾青的跋涉》即将问世。这个消息，令我非常高兴。

对于远隔重洋的热爱和研究艾青的外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缺乏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无法沿着诗人的足迹从事调查、采访和溯本寻源的工作。处于这样的情境，要深入研究艾青，真有如没有灯笼摸黑走路一样。因此，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能够有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艾青研究专著的出版，我相信，许多外国的艾青研究者也都有这样的渴望。

周先生耗费七年多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宏大著作。这是一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著作；这是一件富有创见的可贵的工作。对此，我深表敬意与感谢。

周先生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他决定采用“评传”与“年谱”两者相结合的方式——“编年史”的方式来写作。我想，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浮泛和拘谨之弊。我注意到并希望大家也注意到周红兴先生在此所表现出的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坚定的自信。周

* 稻田孝，日本著名汉文学家，译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艾青诗集《芦笛》等。

先生在前言中还说：“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国内外渴望认识、了解和学习诗人艾青的朋友们的‘向导’。”我很高兴自己就是属于这些朋友中的一个。

我反躬自问：在艾青诗歌艺术里，究竟是它所含有的什么东西使我激动不已呢？我想，那就是它对人类的爱和向未来发出的信念。这种爱和信念蕴藏于艾青每一篇诗中而又象生命的搏动一样传达给我——有时，听得如此强烈，有时，又听得如此幽深……我觉得从日本诗人身上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诗意是极其稀少的。

今后，我将努力探究这深藏着的心情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并且，还要留心自己的思想不致转变成纯观念的空虚之物。为了实现我的愿望，《艾青的跋涉》必将成为我的优秀的向导。

《艾青的跋涉》一书的出版，的确可喜可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于东京

前 言

一

一九八〇年末，我结束了周恩来、李大钊、瞿秋白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诗歌研究工作，开始考虑新的课题。但是，究竟选择哪一位诗人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呢？想了好久，拿不定主意。

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诗人雁翼。

他毫不犹豫地说：“你应当研究艾青！”

我说：“艾青是一位大家，当然值得研究。可是，要想在艾青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丰硕的成果，不和他经常交谈，不成为知心的朋友，这怎么可能呢？而我却不认识他。”

雁翼说：“那不要紧，我陪你去见艾青和他夫人高瑛。”

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夕，我和雁翼来到坐落在北京虎坊桥附近的北纬饭店——中国作家协会为了照顾艾青的写作，暂时把他们夫妇安排在这家饭店一个套间里居住。

来到艾青居室，和艾青、高瑛握手相见。高瑛给我们倒茶，削苹果。艾青坐在沙发上听我们与高瑛交谈。

在我们要告别时，他指着苹果笑着说：“你吃嘛！”

这是这次相见艾青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后来，和艾青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他对陌生的朋友是寡言

的，有时可以相对而坐很久，摆摆手，摇摇头始终不讲话；而遇到熟悉的、知心的朋友，他却谈兴大发，妙语连珠，在这种会心的交谈中，自己和朋友都获得极大的快乐与满足。

二

一九八一年初，一个中学语文教学的刊物约我写一篇分析《黎明的通知》的文章，艾青这首诗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之中。艾青热情地接待了我的采访。不久，《山东文学》又约我写一篇艾青访问记，希望听一听艾青对当前诗歌争论的看法。我就“诗与时代”、“诗与自我”、“崛起的一代和看不懂的诗”、“诗的情调”、“新诗的传统与学习外国诗歌”等问题与艾青交谈了五个多小时，整理出《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一文（《山东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五期），请他过目。他对这篇稿子细心审阅之后，表示很满意，同意发表。

在此前后，贵州地区一个油印刊物《崛起的一代》传到了北京，传到艾青手里，当我到北纬饭店看望艾青和高瑛时，艾青从写字台上拿起这个刊物递给我说：

“红兴同志，这个刊物你还没见过吧，这里边的文章你可以读一读。”

刊物以显著地位发表了七位青年人的一组文章，其总标题是：《无名诗人谈艾青》；起因是艾青在《与青年诗人谈诗》（《诗刊》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中，曾委婉地批评了一首小诗。艾青万万没想到，这样几句话会激怒一群青年人，对自己发动了一场“攻势”：

……诗人艾青，许多新芽要破土，有的已经长成树干挺拔的大树，这是任何网也“网”不住的，如果你实在想“网”，

那也只能是挂在树上的一片蛛网而已。

——××：《艾青——“网”》

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

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

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

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

……你和你的诗歌正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当中死去，我们要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完全有信心宣布：你将是失败了的老师，我们是胜利了的学生！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折掉你的诗歌的“纪念堂”，把我们的大合唱的队伍开进去！

……艾青，已是历史的“陈迹”。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

——××：《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

而艾青呢？诚然不过是一株过去时代的老树罢了！由于二十年的摧折，他的根不可能在坚硬板结的土地里渗透，枝条也并非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舒展自如了；在那些失去阳光而又干渴了的岁月里，他那维持生命的绿叶也在枯萎卷缩。眼前的一片春光，一阵春风春雨，也没有使他勃发生机……

——××：《笔谈艾青》

这哪里是“笔谈”或“评说”呢？简直近乎侮辱人身的谰言和狂妄的咒语了。我愤愤不平地问道：

“艾老，您对这些文章有什么看法？”

艾青站起身来指着那个刊物说：“有些人以为，他们把出了名的人骂倒了，他们自己就出了名了——这是市侩哲学！”

任何一个杰出的诗人，都会给自己的时代谱写不朽的华章。这样的诗人，是时代的宠儿和骄傲，而不是历史的“陈迹”。谁要想成为这样的宠儿，谁就只能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他的时代，而不是靠狂言与谩骂。

但是，“谈艾青”的文章，却从另一方面启迪和激励我，应当严肃、认真、艰苦、细致地对艾青的生平与创作作一番考察与研究，应当撰写出一部有说服力的艾青专著。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从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首先，我争取和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艾青，走访艾青，与之作倾心之谈。这个工作，从一九八一年初至今，历时七年而不辍。每个月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这样日积月累，有记录的谈话多达一百次以上。

我和艾青的交谈，内容是广泛的：从人生、社会到哲学与政治，从他涉足过的异国他乡到“闹中取静”的寓所，从一生坎坷而辛酸的经历到内心的忧愁与欢乐……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诗坛、诗人和诗歌这一话题，有关他的一些作品写作的背景、构思的过程及其社会反响等等。

我和艾青的交谈，经常是无拘无束的“聊天”。有时，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对话，随着银屏画面的变更，我们的话题也斗换星移；有时，在我代他读某一首诗、某一篇文章或某一封信时，我会听到他有趣的议论、中肯的评语；有时，我把积攒的一

些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和蔼地说：“好嘛，你谈谈看！”于是，我们之间，就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展开愉快的交谈。

特别幸运的是，我有机会陪同艾青夫妇一同到浙江游访和秦皇岛避暑。在灯火初上的西子湖滨漫步，在畝田蒋与大堰河儿子相聚，在山海关城楼前留影，在秦皇岛海滩拾贝……艾青那娓娓动听的言谈，那诙谐而又富有哲理的话语，都更加深了我对艾青的理解和敬重之情。

为了完成这部专著，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阅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几个省市数十家图书馆收藏的几百种期刊，象从大海中打捞沉船一样，从中寻找艾青编辑过的报刊，散佚的诗歌、散文、论文和书信等，不仅获得了极珍贵、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也抄录了大量的三四十年来评论艾青及其诗作的重要文字。

为了写成这部专著，我还访问了艾青的亲朋好友，访问了他的同事与同学。在上海一个偏僻的住宅区，我访问了艾青第一个妻子；在金华古城，我访问了艾青的两个弟弟、弟媳、侄子；在常州，我访问了他的画家妹夫。我还通过信函询访了艾青在巴黎留学时同住一个房间的俞福祚老先生，询访了在湘南任教时他的学生和同事；在北京，我走访了熟悉艾青的一些作家和诗人。这些访问，为我提供了可靠的写作资料。

几年来，我曾把研究艾青的一些心得陆续写成《论艾青的狱中诗》、《历史终于要发言——艾青在延安的文艺活动》、《艾青创作编年史》、《艾青在张家口》、《艾青〈火把〉新论》等论文，并撰写了《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用色彩谱写歌声》、《我们的诗中都有一个太阳》、《繁花五月归故乡》、《和人民在一起是我创作的基石》、《诗人与大海》等访问、纪行的文字（它们将汇集成

书，另行出版），除个别篇章外，全经艾青审改过，有的甚至审改两遍。这些文章对撰写这部专著，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在和艾青相处的日子里，受艾青和他夫人高瑛的委托，编辑了《艾青谈诗》、《艾青选集》（三卷集），并与高瑛和诗评家骆寒超等同志合编了《落叶集》、《域外集》，并协助艾青整理了《绿洲笔记》。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艾青创作活动、创作思想以及一些作品写作背景、艺术特色的认识和把握。

上述这些工作和活动，在史料和理论方面为我撰写艾青专著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完成这部专著的信心。

上述许多工作和活动，都得到艾青夫人高瑛和他的孩子艾丹的热情帮助和巨大支持。高瑛不仅为我多次访问艾青提供便利，创造条件，而且随时把有关艾青的材料——国内外报刊发表的艾青诗作、研究文章、书信、文件以及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提供给我，艾丹也给予同样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种帮助与支持，撰写这部专著将会困难重重。

四

在和艾青的交谈中，我曾就如何写他的论文、专著与传记等征询他的看法，他也对某些研究成果发表了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接受外文出版社法文组的法国专家巴斯德的访问时，艾青说：“你要拿框框来框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法国罗果夫人把我归到‘法国派’诗人当中。她认为除了我以外，还有戴望舒、李金发、罗大冈等，这是她写的《论法国派诗人》一书提出的论点。我同她开玩笑的说：‘我是比利时派诗人’。把某某归为什么什么派，讲得重一点，是教条主